

云岭阅读

# 五块砖垒成的高塔

——读散文集《巴别塔的砖》

和振华

黄立康是近年来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云南纳西族青年作家,不久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其散文集《巴别塔的砖》甫一问世,旋即在文学界掀起一股“砖”热,我也寻找到了他给予我的五块文学象牙之塔的“砖”。

一、区域性之砖是塔的地宫。黄立康的故乡是金沙江边一个叫拉马落的村寨,纳西人的母亲河金沙江给予他灵性,有淘不尽的文学金砂。稍大,他随父母来到当时的迪庆中甸建塘,并从那个如今改称香格里拉的如诗似画的神秘之地走出来,到昆明师大求学,直至丽江参加工作。于是,他行走在纳西人古称为“摩西江”的母亲河金沙江两岸,跋涉于横断山脉之间,吮吸天地灵气日月精华。后又出丽江,到北京上海等地游学,入西藏探寻民族文化,行走开阔了视野,走出了一片文学创作的新天地,如《云岭间》一文,他写的江边风物、民俗、妙音等;《薄地》一文,写母亲的故乡“土旺”,父亲的出生地“拉马落”,作家的生长地“中甸”,这些地域被赋予了文化内涵,显得生机盎然。他以金沙江和横断山为立足点,以娴熟的乡土写实主义,深耕丽江、迪庆的历史变迁,纳西族人的精神嬗变。其实,如何书写滇西北的边疆地理文化?这是一个老问题,但很遗憾,我们很多地方作家却忽视了,没有更深刻地关注脚下的土地。

二、民族性之砖是塔的基座。黄立康生于斯长于斯的滇西北高原,是藏、彝、白、纳西、傈僳、普米等少数民族地区,他出生于金沙江畔的一个纳西族家庭,祖上又有藏族、汉族血统,又长期在迪庆生活,耳濡目染了多元文化,这样以来,《巴别塔的砖》一书以众多篇幅呈现出以纳西文化为主,众多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最后殊途同归融为一体的现象。莫言说:“一个作家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爷爷奶奶、村里老人讲故事的方式。”所以,黄立康浓墨重彩写所熟悉的纳西族故事,就是赓续“寻根文学”的传统文脉。自然而然,其他民族也成了他的写作题材,比如《他的名字叫月亮》,写了藏族外公孙大旺(藏名达娃,意为月亮)平凡而坎坷的一生,落泪是金,其间穿插着10岁成了孤儿的孙大旺被纳西族地主公然收留,直至长大成人并成家。他也写彝族,《木呷的多重身份》把木呷党员、诗人、同事、彝人、书记、父亲、凡人身份描写

得鲜活感人,呈现出了滇西北民族多样性与和谐共处的一面。

三、历史性之砖是塔身。“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历史是一部厚重的教科书,值得大写特写。纳西族是古时被边缘化的“蛮夷”,如何书写它?黄立康显得十分聪明,他在《抄木氏土司诗》这章《巴别塔的砖》一书中开山之作中,以明清诗人“木氏六公”为例,与历史对答,并从历史博物馆大量素材里大浪淘金,写出了木氏土司知书好礼、雄才大略,特别是代一天骄的木增“木天王”,着墨最多,金戈铁马,著述颇丰。中原文人也盛赞木氏土司作家群“文墨比中秋”“共中原之旗鼓”,周汝成、许鸿宝、王恒杰编纂的《纳西族史料编年》中记载:“其著述如《雪山始音》《隐园春兴》《万松吟卷》《玉湖游稿》《仙楼琼华》(木公所作)《玉水清音》(木青撰)《云崖淡墨》《山中逸趣》《空翠居》《晴月涵》《庄子释义》(木增撰),并经刊版行世,纪晓岚曾收入《四库》。”木氏集团能文能武,“盖大兵临则俯首受继,师返则夜郎自雄”,纵横驰骋于西南、西北,颠覆了古纳西族“好负险立寨,少不如意,暴戾之色,发于面上,急于战斗而勇不顧身”的蛮夷形象。粪土当年万户侯,后来曾经不可一世的木氏集团的大厦轰然倒下,让人唏嘘不已。但回望历史烟雨,当历史的尘埃落地,曾经风靡一时的东西都化为乌有,唯有文化长留世间。历史是一面镜子,照一照,我们每一个人就看到了来路。

四、情感性之砖是塔刹。以情感人是散文创作的法宝,古今中外,一切有成就的散文家,都是言情抒情高手。黄立康也不例外,他爱过,恨过,哭过,失眠过……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未曾哭过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从有些篇章里读到心灵哭歌和情感裸露,或把家庭矛盾、父子冲突、朋友之情写出;或把人生百态、世俗之情写绝;或把师友之情娓娓道来;或叙述生死轮回和现实苦难;或从小切口平凡事中关照出人生的温暖。当然,黄立康散文是阳光占的比重大,他更多的是试图用父母之情、夫妻之爱、家庭温馨等来解构人间大爱,如《气味博物馆》里母亲的血气、父亲的酒气、妻子的香气、儿子的淘气、女儿的奶气等。从《雾中的姐姐》一文,可以读到一个形象饱满的山村女教师“姐姐”。《雪孩子》里的浓浓母爱,我由衷发出了一声“母亲老了”之感叹。人生无常,心安便是归处。我还读到的是对其父嗜酒的暗示,对其父裸身接听电话的不解;而《柔软



的谗》里的父子情,朋友讲的故事折射出的友情,都入木三分。

五、先锋性之砖是塔顶。“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创新是文学的生命。我一直在关注着丽江散文创作的创新之路,并时刻关注着本民族作家的动态。直到读《巴别塔的砖》我对纳西文学后继有人感到欣慰。除了收入散文集的作品大多刊发于《民族文学》《青年文学》等重要杂志外,更因为黄立康的散文走出了传统的桎梏: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鲜活而新颖,优美流畅,不拘一格;在谋篇布局上,显示出独出心裁;特别是抽象、象征、隐喻等,运用得炉火纯青,颇有哲学性况味。还有历史与现实的穿越,落后与文明的对比,尽显节奏感的跳跃。当然,还有用词的精准特点,是诗化的散文,读《A面房间》,他用房间作隐喻,叙说成长的经历,解构家族的血脉传承,进而解释纳西人的禁忌、信仰和东巴文化。在《B面房间》里,他同样叙述成长经历,不同的只是写了怕黑、溺红、性启蒙、练歌、耳疾,以及父爱如刀、“被酒打了”的父与子,为了爱冒死生下双胞胎的母亲和生下二胎女儿的妻子,这样来写房间里的故事,可谓用心良苦。A·B面是卡式录音机里磁带的两面,翻过去是另一首歌和另一种声音。既俯视平庸,亦仰望星空。又如《风中的声音》,他开门见山:“终于,我还是决定放弃虚构、宏大和野心,以我细小的笔调,记述散落在河川间的聲音,并穿过那些渐渐微淡的图腾,去倾听大地最初的心跳。”他写雁鸣、象的佛音、马嘶、降调(牛图腾)、虎吼5种声音,来解读纳西人的殉情,《东巴神路图》中有33首神象,迁徙路上纳西人与马,纳西人崇“黑”,骑虎的民族等,把一个古老民族的千年习俗、图腾刻画了出来,显而易见,他的散文试图走出传统的约束,从朱自清《背影》、孙犁《荷花淀》等吸收养分,并独创一条别具一格的路线,如《江湖远》所展现出的剑走偏锋侠之大者如虹剑气,诚如他喜欢《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老邪,靠不着套路独步武林,诸如此类的虚实结合、不拘一格等种种前沿探索,虽然肯定有不足,但毕竟趟出了一条先锋文学的路子。

巴别塔是舶来词,巴别塔是《圣经·旧约·创世纪》第11章故事中人们建造的塔。根据篇章记载,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此事件,为世上出现不同语

文艺新观

## 好的诗歌应当赏心悦目

——只廉清诗歌读后

陈泽

“有没有一只来去自如的蝶/拯救我/思想真是一条/无人摆渡的河/岸的那边是一个坡/枯萎的蕨菜、乱草、败叶/占据了大片的空间,大地广袤/你,给伴走向远方怒放的山茶林/我在岸这边,很远/在千万的树丛间/透过去云雾、荆棘和人群/一眼便看到了你,心莫名地跳/其实,你只是一个/仅能让一只小小的斑蝶落身的背影”《彼岸》。

只廉清的诗歌,凝练、厚重、深沉,极具张力和感染力,给人留下足够想象的空间,及至二次创作的余地。这一切,源于他对事物的敏锐洞察和彻悟,以及善于具象的选择和运用。不事雕琢,却匠心独具;不动声色,却慧眼识中;满是情怀与悲悯,将满腔挚爱与缱绻情愫贯穿于字里行间;惜墨如金,却酣畅淋漓;恣肆而歌,绝不拖泥带水;视野宽阔,灵光闪烁。

只廉清的诗歌,秉承与弘扬传统优秀诗歌的含蓄内敛特质,注重内涵的提炼和丰富性。“终于知道石头也会流泪/只是看不清/因为石头在水里”“水知道,泪是痛的/岸知道,河是咸的/我已不再是身着盛装春风四起的王者子孙/每天在泪与梦的占卜中忧伤徘徊/泪在你淡淡的笑或没有温度的对答中孤独度过”(《一条河》)。

“再不会有尾鱼/能如此牵引我的所有了/为了追寻,我把余下的时间流淌成河……/我们注定将再次相遇/不是今生,就在来世”(《遇见》)。

“是不是定要待到千年后/我守候成海底一块长满苍苔白发的石/你才会明白/游离是个多么轻率的决定/一千年,究竟有多长/长到没有人才知道/一块在河里守护小鱼的石/抵达大海要历经多少激流和撞击/一千年长到大海茫茫/没有一滴水是淡的”(《守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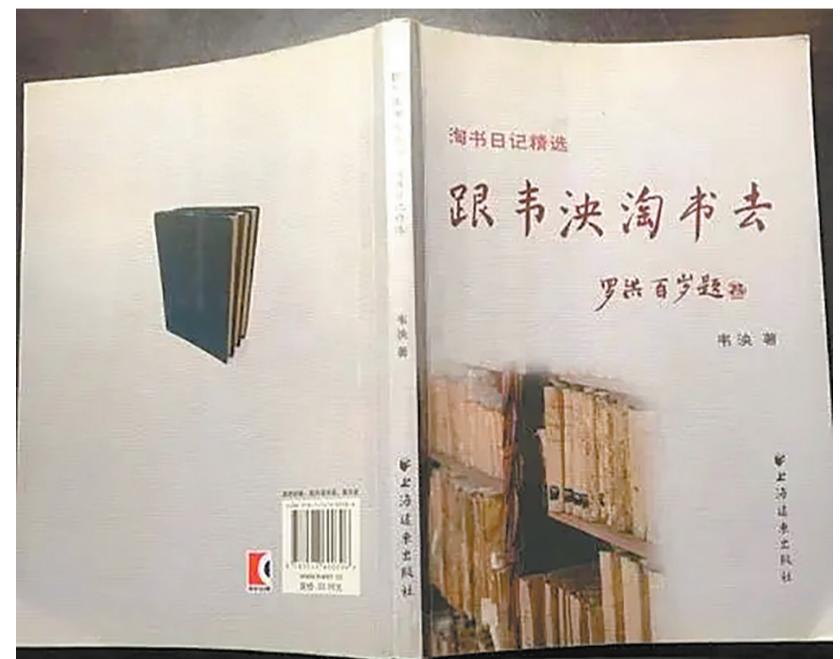
这就是只廉清的诗歌。而且一定是优秀的诗歌,有较高的层次和品位。发乎于情,止于真。没有一句矫揉造作,故弄玄虚。与当下充斥诗坛、网络等媒介和载体,俗不可耐的大量“口水诗”“器官诗”“垃圾诗”“废话体”相比,有天壤之别,不可相提并论。如此,更显可贵。

只廉清是大理研究彝族文化的知名专家、学者。出版的相关专著,见证了她的才华和成果。平时,她创作的诗歌、散文作品不多。在我看来,却不乏精品。他是一位靠质量取胜的诗作家,素来低调,从不张扬。唯其如是,更令人钦佩。

书人书事

## 爱书人韦泱

胡忠伟



韦泱买书藏书和编书写书,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他的藏书品类很杂,但处处透露着一个爱字,他是真爱书。

他写了很多书话方面的书。他的《跟韦泱淘书去》《人与书渐已老》《旧书的底蕴》等,就是他淘书生活的生动写照。发现好书的激动,觅得珍贵版本的喜悦,错失初版本的懊丧……与书有关的喜乐悲愤尽在其中。早年,韦泱是写诗的,出版过诗集《金子的分量》,后来转向书话写作,并渐臻佳境。他的《百年新诗点将录》依稀还能分辨出早年对诗歌狂热追求的影子。尔后的《旧刊长短录》《纸墨寿于金石》等著作,更是彰显了他作为资深书痴的优势和智慧。

他写淘书记、品书录、书人记,写书情书色、书趣书事,颇为细致。在《淘书乐》一文中,他畅谈找书淘书的乐趣:“淘书者虽以散淡的心情,徜徉于茫茫书海之中,然而也是心无旁骛,专注如一。否则,稍不留神,所需之书也会与你擦肩而过。这时,确需灵感助你一臂之力,而灵感则来自于一个人的眼力、学识与睿智。”淘书路上,不仅耗费体力心力,更是智慧与学识的较量。他用手中的笔,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史料现场,这一点深受好评。

韦泱以书为媒,与诸多文化老人的交往,既是书之缘,更是人之情。这些年,他在自己著述之余,帮助一些文

新书推荐

# 书写独龙秘境甜蜜事业和美好生活

——读马瑞翎《养蜜蜂的小都里》

凌之鹤



马瑞翎新著《养蜜蜂的小都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22年6月版)是一部清新欢快如山泉奔流,流动着民间气韵的儿童小说。该书通过对独龙族少年小都里暑假生活经历的生动讲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从多个角度巧妙地反映了独龙族在新时代的生活变迁和思想观念逐渐嬗变的历史进程,从一个侧面彰显了中国特色脱贫攻坚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喜人成就。

独龙族是云南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族这一响亮而豪气的族名,是周恩来总理根据该族聚居生活的独特地理环境和民意意愿最终确定的。独龙族有语言无文字,历史上依靠刻木结绳记事,传递信息,日常生活(农耕时代)主要以刀耕火种和狩猎为主;当地民居多为木房或竹房,长期保持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传统美德;妇女曾以黥面为美,从前有文面之俗。

作为一个从原始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长年生活在高山峡谷中的独龙族人民,因为交通闭塞,像“一条扎紧了的口袋”,文化落后,受自然生存条件的限制,经济发展滞后,总体生活长期处于深度贫困之中。据报道,2010年以来,云南省开始对独龙江乡独龙族启动“整乡推进,整族帮扶”项目和相关扶贫工作,2018年底,独龙江乡率先实现整族脱贫,独龙族实现了“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巨变。独龙江乡数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独龙族人民日新月异的生活气象,是一幅浓墨重彩、气势恢弘的壮丽画卷,深刻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独龙族人民的深切关怀。

怎样讲述独龙族人生活千年大跨越这样一个伟大历史进程?曾长期从事小说创作且取得非凡成绩的马瑞翎,以大幅“跨界”之势华丽转向儿童文学探索,近两年相继创作了广受好评的《独龙江上的小学》《木鼓敲响的日子》两部儿童文学力作,今年又推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养蜜蜂的小都里》。这部儿童小说关注的是独龙族人民稳健走向幸福美好生活日常景象,与讲述独龙族在实现整体脱贫之前“一师一校”即将搬迁并校

的姊妹篇——《独龙江上的小学》对照阅读,可以更进一步了解独龙族生活发展变迁的艰难历程和辉煌成就。在少年的眼里,独龙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精神追求,在这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马瑞翎以轻快活泼的笔调,邀请读者跟随放暑假的小都里,满怀好奇地走进他生活的村子里,并和他一块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假期”。我们小主人公甫一出场似乎就面临着尴尬的处境:作为学校监督员口中的“个别同学”,小都里的语文成绩才考了7分。承受着“学生不好好读书就是对不起国家”这一心理重负,可怜的小都里还是又好而真诚地给两个认为他有“交流障碍”的外来猎奇者当向导,耐心带他们去老村子里看“珍贵的老屋子”和仅存的“文面人”。令小都里诧异的是,两个外来游客居然不喜欢村里那些现代玩意儿,却偏爱那种陈旧而光线暗淡的老宅,赞美被国家明令禁止的文面陋俗——称颂“文面是一种美”。当“语文成绩很不合理”,考试“全校最低”这一令人害羞的事实,在家访后被摆在明处之时,小都里及其父母便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何解决“学好语文”和怎样“大规模养蜂”这两大具体问题。恰在此时,在村里助推扶贫的“工作队都里”——一个代表着“国家的态度”,肩负使命、希望“见证历史”,视“帮助一个民族前进”为英雄的汉族青